

20141031 黃國昌老師演講 作一個清醒的大學生@哲學星期五@雲科

謝謝簡老師，很高興有機會到雲科大來，第一次到斗六這個地方，那如同簡老師所說的，從時間的距離上，這裡的確是離台北距離比較遠的一個地方，那其實當初看到簡老師所定的這個演講題目的時候，我老實說...嗯...非常的惶恐，就是有一點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講這個問題，因為說去作個清醒的大學生，大概有幾個好幾個層次不一樣的預設，第一個預設是，現在的大學生大部分都不清醒，那因為如果大部分都清醒的話，就沒有必要談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觀察或怎麼去論證現在的大學生都不清醒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用什麼樣的標準去決定這個大學生清醒還是不清醒？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可能要更難，你界定的那個基準在哪裡？那那個基準是少數一兩個人的看法還是在這個社會上面比較多人的看法，那或者是從另外一個比較具有前瞻性的觀點，比較具有未來式的觀點去想說，我們希望那個國家、這個社會所教養的、所栽培出來是什麼樣的大學生，因為在任何一個年代的大學生，在學校裡面或許青澀，或許...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校園生活，但是在過了 10 年、20 年以後，這些大學生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中堅，就中堅份子，也就是未來整個國家就是靠這群人往前推進，那因此你去想說我們希望我們現在教養出來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學生，這件事情本身跟我剛剛所說的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再過 10 年、20 年以後，在這個社會當中所要肩負的責任會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那第三個我來以前一直在想的問題是說，我夠不夠資格跟各位談要如何作一個清醒的大學生？我如果要夠資格談這件事情的話，可能有一個前提要先建立起來，就是我自己是清醒的，因為我如果自己不清醒的話，如何跟各位講。那一樣順著我們剛剛思考的邏輯是，在什麼標準之下，我敢聲稱或者是我自我檢驗我是清醒的，那當我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就發現我不是很有資格今天站在這裡跟各位談這個問題，我大概只能夠跟各位分享我從 20 年前，大概是各位現在的年紀，我在當學生的時候，我在想的事情，我在做的事情，那以及到現在我在想的事情，我在做的事情。

從台北到斗六坐火車的，要謝謝你們，我很久沒有坐火車了，真的，坐火車的這 3 個小時的時間當中，我覺得滿不錯的，我坐在車上看了本書，這本書你們未來有興趣可以去看，其實今天結束了以後，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這個是哈佛大學的出版社，就是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在去年的時候出的一本書，叫作《Fire and Ashes》，就是火與被火燒完那個灰燼，一個非常有名的書，

哈佛甘迺迪學院的一個教授他寫他自己的人生以及他對於從事公共事務你自己必須要有的體認跟對自己人生的試煉。

那為什麼我會看這本書？因為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講，今年 41 歲，我 1973 年出生的，到現在 41 歲，所以我說大概 20 年前 1994 年的時候，21 歲大概是各位今天坐在這邊的年紀，我到 41 歲，即使到我今天的這個年紀，我還不斷地在思考，所謂在思考就是說，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事情，那我做這些事情它的意義是什麼？對我個人的意義，對我關心的這個土地的意義，我做這些事情對我自己的生命接下來的路可能會產生的影響。

我之所以先開場的時候跟各位分享自己可能在路上來一些想法，主要是想要讓各位知道說，其實今天的這個題目它背後所隱含的大哉問是不管在你人生的哪一個階段當中，你都不斷地要去面臨，不斷地要去追尋的問題。

我很喜歡早上起來的時候，覺得充滿了精力，對於我接下來的這一天要做什麼事情覺得很期待，常常起來，今天要做什麼什麼事情，所以我要趕快起來，然後去應接我今天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我問一下，早上起來會有這種感覺的舉手，還是早上起來覺得好討厭喔，鬧鐘又響了，根本不想起來，選擇繼續待在床上。

今年就如同剛剛簡老師所在說的，我不知道，雖然有很多人這樣子講說，今年三月在立法院周遭甚至在整個臺灣全國所發生的事情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好像讓他們覺醒，那我們姑且先把覺醒這兩個字打上 mark，先不要去討論「覺醒」這兩個字要怎麼定義，理由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跟各位說明過了，但是我們先假設這件事情是對的，從今年三月的那場運動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各位可以停下來想一想說，假設沒有那場運動，現在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假設沒有那場運動，現在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你如果知道今年三月整個運動的主軸在於說，要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在建立完成以前不可以去實質地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那當然在這個訴求更前一步是，有一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叫張慶忠他片面宣布服貿通過，那件事情必須要把它撤銷掉，就這件事情不算，從頭再來。你如果有這樣子認識的脈絡的話，你現在想這個問題就會說，喔，那現在服貿應該過了，服貿應該過了可能從我們的政府的角度上面來講，或者是對於一些大企業工商老闆來講，他們可能覺得說，欸，這是一件好事，沒有那個運動，臺灣事實上更好，這個是一種觀點。

那第二個是，我們現在所在進行的各式各樣的協議它會繼續不斷地由行政部門主導，不用經過國會審查，繼續地進行，繼續地簽訂，繼續地生效，現在立法院今天他們可能也不用進行這樣的表決大戰，說兩岸協議監督的條例草案是不是要交付委員會實質審查，因為根本就不會有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草案在立法院裡面進行任何的討論或者是審議，因為從行政部門的立場來講，他們一開始是不希望去制定任何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由行政權主導就可以了。

對於各位來講，如果你有關注今年三月到現在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你或許可以聽得懂我在說什麼，那如果沒有關注的話，你可能對我剛剛講的可能聽不太懂，下一個問題是說：這關我什麼事？跟我有什麼關係？那當然他會跟你說，啊這個牽涉到了，不僅牽涉到了臺灣未來，對於各位接下來出了社會的工作跟生活通通都有關係，各位現在所面臨到的畢了業以後低薪化的現象、高房價的現象，可能離開這個校園了以後，背了不少就學貸款，但是實際上面你所面臨的就業市場是貶抑你勞動力的價值，讓你不知道說你的未來在哪裡，那對於你來講，你要選擇逃避這一切的方式非常的簡單，就是用你手上最便利可以接近的工具，那個工具就是網路，而接近網路最便利的工具就是各位手上的智慧型手機，你打開了智慧型手機上了網路以後，你馬上可以讓自己沉醉在遊戲當中，忘掉這一切，不用去想這一切的事情，對這件事情不管你是覺得沒有關係，還是你會覺得無能為力，你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除了這個以外，你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不同的想法，想法是說反正這些事情會有一些吃飽撐著的人，呷飽太閒(台語)，他們會去管，最有名吃飽太閒的人，一個叫林飛帆，一個叫陳為廷，這些吃飽太閒的人他們會去管，其實不關我的事情，他們去搞就好，那我只要靜靜地等，靜靜地等看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我就接受。

各位面對不同問題的反應，各位面對不同問題的反應會直接地會回到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年輕世代？各位作為一個年輕世代，你們會怎麼樣做出，在關鍵的時刻做出你自己的選擇？這場運動讓很多年紀大的人重新對臺灣感覺到希望，我碰到不少長輩，提到這場運動的時候，對於他們來講他完全不 care 服貿是不是擋下來，他也不 care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最後長成什麼樣，當然對於我們來講，我們很 care，因為我們知道這些議題的重要性跟它影響的重大性。

但是他們看到的更大的圖像，更在意的事情是什麼？他們看到的更大的圖像是說，臺灣有一大群年輕人 care，這些事情很重要，我一直相信在現在資訊這麼發達的社會當中，對於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你大概不用，你也不要奢望去強灌輸他什麼觀念，真的不用這樣想，因為現在的網路科技，資訊的取得太容易了，他只要願意花時間，他只要關心這件事情，他只要 care，你就應該要有信心說，當他 care，那個動力，自己去找資料，自己去閱讀，自己去反省，他最後基本上差不多會跟你走到相同的結論，你不用對他講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他自己看完了以後，他自己做完了 research 以後，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你對於你自己的立場本身有道理的程度是很有信心的話，那重點是什麼？重點是得到他們的關注，對不起，這句話要重新修辭，並不是他個人的關注，而是讓他去注意這件事情，讓他去注意這件事情了以後，接下來就出現了希望，那個希望是他也會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因此願意採取一定的行動。

相同的情況我們看到在最近，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現在進行式的香港，香港他們希望在 2017 年的時候去爭取他們的行政長官由香港人民直接選舉，因為現在的行政長官他們在 2012 年的時候，選舉的時候是透過 1200 個人的選舉委員會所選出來，那他們選出來現在的行政長官特首梁振英，因為在 1200 個人裡面他拿到了 689 票，所以香港人也稱他 689，那同年我們現任的總統馬英九先生在臺灣透過直接普選的方式得到了 689 萬票，所以各位同學可能現在在媒體上或者是在網路的言論上，常常會看到大家在講 689，去指涉可能在 2012 年投票給我們現任的總統馬英九先生票的那一群人。

跟三月的運動比起來，香港的學生他們所在面臨的，他們所在面臨的是比我們更困難更困難很多倍的處境，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是，我們有改變的可能性，但是重點是在我們的人民自己要不要選擇，對於他們來講，他們改變的可能性操之在自己範圍以內的又更弱，譬如說各位如果有關心香港，你說佔領中環也好，雨傘革命也好，爭普選運動也好，不管你用什麼詞彙去形容他們現在所在進行的事情，你們會發現說，香港的政府對於這個運動的批評跟他所採取的手段事實上是在跟今年三月的時候，所謂的太陽花運動，我們的政府所提出的批評跟採取的手段是具有高度的類似性，他一開始他會把它定性成說，這是一個暴力、違反法律的活動，嚴重地違反了法律，干擾了社會的秩序。那當然你也會看到說，警察在執法的時候，對於這些和平表達意見的人所造成的傷害，那甚至容忍黑道到現場去鬧場。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的是，我們有比較悲哀的地方也有比較樂觀的地方，我們比較悲哀的地方是說，香港的政府之所以會對待這一場雨傘革命的運動，或者是說所謂佔領中環的運動，你如果說從政治上面的邏輯來講的話，再正常也不過，因為梁振英根本就不是他們選出來的，就不是香港人直接選出來的，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選舉委員會把他選出來的，那那個選舉委員會那 1200 個人他們的民意基礎在香港 700 萬人當中，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稀薄。

但是以同樣的方式在對待我們的人民或者是在評價太陽花運動的馬英九總統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他們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那我們就要開始去想一件事情是，為什麼我們會選他出來？當然你要問這個問題以前，你要先問一個前提的問題，就是說我滿不滿意他現在做的事情？我滿不滿意他現在把國家帶往的方向？我滿不滿意他現在以一個總統的位置他有沒有做到他的工作？如果答案是 YES 的話，下面的事情通通都不用想了，當初選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答案是 NO 的話，你有很多事情要去想，當初怎麼選他出來的？那未來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

對於我們來講，再怎麼樣你可以等到什麼，你可以等到 2016 年，我們還有自己改變的可能性，有行動的可能性，透過自己的投票行為去改變很多事情，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講，他們如果沒有爭到普選，到 2017 年的時候，現在他們的普選運動能不能夠成功完全不是取決於香港人或者是香港政府，他們現在所在進行的角力跟對抗是在北京的中國共產黨，那你從中國共產黨或者是中國政府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對於香港人他們想要爭民主的談話、手段，你就會知道說，中國共產黨有多硬，任何爭取民主的運動想辦法一開始就把你打熄。

我現在其實最關心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各位，如果各位你們現在生活在香港，你們現在就是香港的大學生，你們看到的狀況就如同現在香港的大學生所面臨到的狀況一樣，我在意的事情是說，我們現在有三個選擇，一個選擇是說，趕快落跑，離開香港，簡單地講就是移民，那在你們這個年紀要移民、要移動，相對來講可能性是高的，想辦法去國外念研究所，然後念完了以後，想辦法待在外面就不要回來。

那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第二個可能性是說，啊沒有關係啦，政客都一模一樣，管他是 1200 個人選的，還是全部的人選出來，你看臺灣的人自己選也沒選得比較好，我們用間接選舉的選舉委員會有什麼不好，不要去吵這件事情，我們就乖乖的接受，我們認命，對於我們來講是太遙遠的事情，我們不用去管它。

那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就是像現在香港的學生，了不起，一開始在街上，從 928 到現在，前面還有喔，928 只是真正開始大規模集結待下來的時間，到現在過 30 天了。

現在有這三個選擇，那請各位拜託各位，就是這個我我我必須要講一個前提，就是說每一個人要怎麼選擇，如果我們還相信人他應該有他的自由意志去選擇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話，我們就先不要把這些選擇摻入任何的評價當中，因為在我剛剛那三個選項裡面，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是你會去做什麼積極的事情傷害別人，沒有，那個都是完全你個人的選擇，第一個你用腳投票，你跑掉；那第二個你作順民，乖乖的；那第三個你就站起來什麼，你就站起來反抗，會選擇...因此我們不要，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非常的，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那個道德的優越感或者是正當性去跟人家講說，你怎麼可以做這種選擇，如果我們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尊重他，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基本人權的話，就不要對其他的人選擇做太多道德上面的評價，我想要真實的知道現在年輕人，臺灣的年輕人意見上面的分布。

會選擇第一條路，馬上跑掉的舉手，欸，人這麼少，先不要考慮你的能力，你會想說不行啦，我還要照顧爸爸媽媽，然後要幫忙哥哥姐姐，家裡還有生意，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先給一個假設，如果你有能力的話，不要考慮能力，如果你有能力，有機會那你就會走，請舉手，稍微多一點，好；那我第二個，選擇算了，反正選來選去都是一堆爛人，不管直接選還是間接選，舉手，我就作順民就好；選擇第三個，我一定站出來跟你拼到底，像香港的學生這樣的請舉手，OK。剛剛在我那三個選項裡面，完全沒有舉手的請舉手，你有第四個選擇嗎？還是還在思考，可能是因為還在思考。

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對不起，我話應該 rephrase，一模一樣的，20 年前，1994 年，甚至你可以算到更早一點，1990 年代初期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臺灣是，你不需要有任何具體的行為，你只需要講說：我主張臺灣獨立，你就犯了刑法第 100 條內亂罪，意圖顛覆政府變更國體，你不需要有任何具體的行為態樣，你只要講這句話，接下來你所面臨的是什麼？7 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個是在 20 幾年以前，我們我在當大學生跟各位一樣坐在下面的時候面臨的狀態。

那個時候的臺灣，我們的總統是由一群叫國民大會代表的人所選出來的，那群人從 1949 年，從現在的中國到臺灣以後就沒有改變過，叫萬年國代，他們幫我們挑總統，總統不是現在一票一票選出來，比香港現在所面臨的狀況可能更糟糕。

那各位可以想一想說，如果 20 年前像各位現在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你們希望他們做什麼？你們希望像我這樣的人在 20 年前做什麼？你們會希望 20 年以前的年輕人就跑了，趕快跑，因為太可怕了，這什麼國家？民意代表不用全面改選，不可以爭取要直選自己的總統，然後主張不一樣的政治立場批評執政黨，那當然那個時候的執政黨永遠都是中國國民黨，竟然有可能要去坐牢，送到綠島去，這國家太可怕了，你應該要跑啊，你怎麼會繼續留下來？

那但是以現在的角度我們回過去看，這是 20 年前的照片，就是我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我們所面臨的狀態，為了爭取總統直選的權利，有很多人在台北車站前面，從濟南路上面遊行示威抗議我們要這個權利，然後被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因為有這段歷史，所以各位現在可以一票一票去選總統，那當然選出來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人，在民主最原初的概念上面就是，我們這群人活在這個社會當中，大家共同做的選擇就共同負責。

這個會直接牽涉到我想要跟各位講的，可能在今天的跟各位對談的過程當中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核心的關鍵問題，就是那個核心的關鍵問題就是，對於你個人來講，對於你個人來講，或者是對於你 care 的事情，你 care 的事情可能包括很多，譬如說你 care 你爸爸媽媽，你 care 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你們現在理論上應該還沒小孩，未來你可能會 care 你的小孩，對於你自己來講對你 care 的事情 你在乎的事情你選擇的道路到底是什麼？所謂你選擇的道路到底是什麼指的是說，面對跟公眾有關係的問題的時候，就跟大家一起生活的環境共同的制度有關係的問題的時候，你要選擇的策略是你要當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你要搭便車，不關我的事情，別人會去處理，我照顧我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想辦法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往上爬，這是一種選擇。

那另外一種選擇是什麼，另外一種選擇是說，如果我們希望我們住的地方、生活在的環境、身處的社會、面臨的制度變得更好，而這個制度的改革、制度的變更都絕對不可能靠少數幾個人就做，一定要有群體的力量，改變才會可能，我應該在那個群體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發揮一定的力量，我一起為了去建立好一

個更好的制度，去打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去面對這個社會上面的不公不義，我願意站出來，你不用擔心說你站在前面還是站在後面，那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們願不願意貢獻自己的心力，做一些事情改變，改變你現在不滿意的狀況，讓你自己還有讓你在乎的人未來不用面臨到你現在所面臨的狀況。

那等於是我們今天大家在這邊一起思考的就是 20 年以後，如果我們有機會過了 20 年，somehow，譬如說雲林科大辦一個校友會，我已經 60 歲，頭髮白了，各位跟我一樣，現在 40 歲，在社會上面是中堅份子，我們再碰一次面，希望我們現在所在看的事情，所在面臨的狀況在 20 年以後會更好，那這個時候你就真的可以去回想，就真的可以去回想說，過去這 20 年，我在過去這 20 年的時間當中，我到底幹了什麼事情？我用我自己的生命去成就了什麼事情？當我離開了，不要講離開，講離開也太沉重，等到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其實像我現在這樣的年紀的人應該要有中年危機，所以你看我才會花 3 個小時來這邊的路上，在火車上看這本書，思考我自己現在到底清不清醒，接下來應該要往什麼方向走，那個是一個永遠的人生課題。

就回想等到，我希望過了 20 年以後，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們真的可以就是，當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你就停下來想說，我過去這 20 年我到底幹了什麼？我幹了什麼會讓我覺得說，我走到 40，走到中年，走到變成社會上面的中堅份子，我會覺得我的生命很精采、很豐富，或者是不要用精采豐富這樣子的形容詞去形容他，就是我沒有...沒有後悔我這樣子過了 20 年，我沒有後悔這樣子過了 20 年，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的時候，我做了什麼樣子的選擇。

20 年前當我還是各位這個年紀的時候，我們在學校裡面所在爭的是學生權益，包括了說，如果你被學校記過，在我們那個年代，你如果被記過你就摸摸鼻子，校長權力很大，學務長權力也很大，你只要敢搗蛋我就記你過，甚至把你退學，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如果出了這種事情的話，你沒有辦法向法院聲請救濟，你沒有救濟的管道，在理論上面我們把它稱之為「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現在各位如果跟老師、跟學務長、跟校長發現了爭執，譬如說馬英九總統過兩天來，你組織了一個活動，你跟他抗議，表達對於他現在所做的事情的不滿，結果學校認為你破壞校譽情節重大，把你退學，現在的法律制度各位可以去法院討公道，而且你打官司一定贏，一定贏，學校做的是錯的。但是在我們那個年代是，你連去打官司的機會都沒有，學生是被宰制的客體，沒有把學生當成主體在看待。



一個從大學的時代，不要說從大學的時代，甚至已經到了大學的時代都沒有把大學生認真的看成一個自己應該要思考、要批判的主體，只是把他看成是一個受教育的客體，什麼叫作受教育的客體？受教育的客體就是說我今天教了你什麼東西，你回去背得清清楚楚的，下一次來考試考好，這個就是你在學校的責任跟任務，我們那個時候整個教育的氛圍是這個樣子。

各位只要稍微去想一下我剛剛一直跟各位講從 20 年前、現在，20 年前、現在，兩邊之間的對比你們就可以瞭解到說，假設我們這個社會的教育體系是這樣在教學生，這樣在教育學生，這樣在期待我們的下一代的時候，我們未來的社會跟國家你要交給這樣子的人統治，你要交給這樣子的人帶領這個社會一起前進嗎？如果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未來是交給這樣子的人帶領，不希望是由這樣子的人來決定可能很多人未來以後共同的命運，那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應該要怎麼教育我們的大學生，我個人會覺得說這個答案已經再清楚不過。

在我當大學生的時候，面對這樣子的狀態，面這那樣子的環境，我也可以跟各位同學講說，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是非常討厭我的同學，我非常討厭我的同學，當然今天的帶子流出去以後，可能明天我的同學會紛紛在網路罵我，沒有關係，但是我選擇誠實，我很討厭我的同學，對不起，討厭這個詞太強烈，rephrase 一下，我不是很欣賞他們(全場笑)，那為什麼我說我不是很欣賞他們是，因為我念的是法律系，你們覺得這個國家的法律人，栽培出來的法律人應該要做什麼，你們覺得這個國家的法律人應該要以未來以後當總統為職志的請舉手，沒有嘛；實現公平正義的請舉手，OK，不要忘了；以後要賺大錢的請舉手，很誠實。

我那個時候在當一個學生的時候，當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最不欣賞的，不要說討厭，我最不欣賞的就是，欸奇怪我們不是法律人嗎？我們今天念法律的目的不就是未來以後我們要去實現公平正義嗎？那為什麼我們自己面臨到不公不義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前途跟利害選擇把嘴巴閉上，如果你在年輕的時候，理念性格應該最高的時候，就已經是這個樣子，我要如何地期待你說，過了 20 年了以後，你不會因為總統願意提名你當法務部長，就跟總統保證說我以後一定聽你的。

那那個選擇是很直接的，那個選擇我所謂是很直接的指的是說，對不起，雲科大有法律系嗎？

(觀眾：科法所。)

哦有科法所，那個選擇很直接啦，就是你躲到，選擇躲在圖書館裡面，就每天都在準備國家考試，因為那個時候律師司法官都不好考，錄取率大概就 2%、3%，甚至 1%，很低啦，競爭很激烈，你可以選擇待在圖書館裡面，一天到晚在，然後對你身邊所有發生不公不義的事情完全視而不見，就 I don't care，關我什麼事情，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其他的人擊倒，我考試的時候要考贏他們。

那我之所以說我不欣賞的意思是說，他們理論上是最應該要站出來，去對抗去改變這個不合理的制度，但是他們選擇沒有；那我第二個不欣賞的是，那個時候很多老師，你說蛤？！你不太欣賞你那個時候在台大法律系的教授，我現在可以很直接的跟你說：對，我不欣賞。為什麼不欣賞？他們是更有能力、更有權力、更有那個位置去改變這不合理的制度的人，但是他們為了種種各式各樣的考慮選擇把嘴巴閉上。你可以在課堂上裡面跟學生講說什麼是憲法，法律保留的原則，什麼叫有權利就有救濟，什麼叫正當法律程序，但是在現實上面的社會當中，你對於就發生在校園裡面所出現透過不正當的法律程序，去恐嚇學生，處分學生，甚至學生最後沒有救濟的可能性跟管道這件事情半句話都不吭。

你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當你觀察到這個現象的時候，你會覺得說，怎麼會有這麼扯的事情？因為學校因為我有一個人來我們學校演講，我很討厭他，然後找了一些人去跟他抗議，結果就把我記兩大過退學，我竟然還不能向法院請求救濟，那等於是這個校園裡面是一個獨裁的校園，就是校長說了算，你也可以可能選擇看不過去這些事情，你決定什麼，你決定要做一些事情，採取一些活動去改變它，改變它了以後，未來的學生才不會生活在，才不會在這樣子一種好像牢籠裡面，桎梏當中的體制受教育，因為你希望未來的人不用再受你吃過的苦，未來的人他們的教育環境，他們受教育的環境會是更符合你自己所希望這一個國家真正栽培出來，要支撐起這個社會，帶領我們大家往前進的那一種人，你希望這個學校的這個體制變成能夠去培育這種人的一個地方，所以你決定你要做一些事情去改變它。

如果各位同學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情的話，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跟各位講是，嘗試地去做，不用想什麼天大地大的國家大事，從你生活當中，你的學校生活當中，你自己住的地方的鄰里的社區，你去觀察，然後你發覺了一個東西會不

應該是這個樣子，你去想，當作對於自己對自己的考驗，或者是說我就反正就很閒，學校的課很簡單，那些東西我看一看就結束了，你自己去想，去計畫一件事情是說，第一個這件事情為什麼不合理，譬如我剛剛跟各位講的，為什麼學校記過學生，那個獎懲委員會裡面的委員根本都是校長指派的，就校長的禁衛軍，校長講了就算，這根本不符合民主的原則。

當初王金平被撤銷黨籍的訴訟，就去年九月政爭的時候，王金平被撤銷黨籍的訴訟，知道國民黨為什麼一路輸嗎？就是因為他們的考紀委員會沒有符合民主的原則，全部都是黨主席指派，既然黨主席指派的話，你是我指派的人，我早上八點半開一個記者會，你九點要做什麼處分你當然很清楚，我已經八點半跟你們喊話說你們要把他開除，你九點開會的任務就是把他開除，我講的是馬英九當初那個時候開除王金平的黨籍。

你找到這樣子的一個，你就發生在你生活周遭的事情，然後你去想這件事情為什麼不對，我可能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改變它，我接下來要怎麼做，我可以跟各位說，那個過程，不管最後成功不成功，是一個非常 rewarding 的過程，在裡面當中你自己所獲得的回饋、成長絕對大於你就蹲在圖書館裡面看書。

我大學的時代我們處理的問題包括對今天各位影響很深的整個《大學法》的改革，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的廢止，軍訓護理課改成選修，學生權益的保障，那在那些過程當中，在那些過程當中，你知道說，啊，我要去挑戰現在制度的不合理，那我就要講道理，你要想到說我要跟人家講道理，甚至有可能必要跟對方辯論，你如果不喜歡用辯論，用討論也可以，不管是辯論還是討論，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在思想上面先武裝你自己，你要在思想上面武裝你自己就是我要去說服別人說，我講的這件事情有道理，應該要改，為什麼，這件事情有多重要，你會變成是透過一種非常有機的方式在進行什麼，在進行不僅僅是知識的攝取，更在於知識的實踐，而在實踐知識的過程當中，它會讓你非常切身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到那個時間點你才會真正感受到一句話，從小學就學過的那句話的真諦，那句話就是：知識就是力量。只有當你自己準備好的時候，你面對跟你不同意見的人站在你前面，你會很清楚地感受到什麼叫作知識就是力量。

為了要達到那個狀態，你會做很多功課，你會自我要求，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你會很快樂，你真的會很快樂，你去具體實踐的過程當中，你也知道說，啊，這個社會是怎麼在運作的，所謂大人的世界到底有多虛偽，他們為什麼這麼虛偽，

我以後要不要跟他們一樣虛偽，這個都是各位在接下來的 20 年當中一定會碰到的人生課題，而這些人生課題會非常實際地衝擊到各位，等到各位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坐在火車上面，回想自己的人生時候，你心裡面的感覺。

我當初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過完我大學的生活，對於我自己來講，那是精采的四年，我離開，1995 年離開台大的校門，這四年我沒有浪費，雖然我很少去上課，我真的很少去上課，少到的程度不是你們可以想像。而且那個過程讓我學習到了，就是怎麼樣去做一件事情，從準備自己，想要怎麼樣行動，如何達到行動的目標，最後能夠 make a difference，創造一些改變，而那些改變對於這個環境、對於這個社會、對於未來是有實際的助益，對我自己接下來在人生上面的進展有很大的幫助，從某個程度上面來講，它大概會對於你自己接下來出了社會以後，你們現在的這個階段，你們在想的事情、在做的事情會對於你們接下來離開這個地方了以後，你們會想的事情、會做的事情，你們的行為模式，你們的價值選擇，都會造成很深遠的影響，甚易有的時候可以非常大膽的預期大部分的人在這個時候就會定型下來。

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我今天利用跟各位碰面的時間，我無意，其實我後面 slide 準備得非常的多，但是我只講了兩頁(全場笑)，沒有關係，我無意跟各位講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就講那個太教條了，這是你們自己的人生，但是我想要講的事情是說，今天帶各位去想的這些問題、這些事情，你真的花一點點時間想，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一起討論，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決定挑了一個目標決定要去實踐、要去改變的時候，跟朋友一起做，這件事情是重要的，因為你會遇到挫折、會遇到困難，那你旁邊需要有人跟你站在一起，那跟你站在一起的朋友是即使你犯了很嚴重的錯誤，遭遇到了很大的打擊，他會在旁邊扶著你，跟你共同度過你們經歷的這個過程。

花點時間去想這些事情，甚至如果覺得有道理的話，去做一些事情，那我只能跟各位說，對我來講是，那個是很...很受用的一段人生經驗，我到目前為止我最信任的工作夥伴，所謂工作夥伴就是說，欸如果碰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想要覺得應該要出來做一些事情，然後找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透過大家共同的力量來改變它時候，都還是我在大學時期的時候最純真、最沒有心機、理想性格最高，大家根本就沒有在計算什麼事情，出來做這些事情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太離譜了，我們要改變它。到目前為止在一起合作，很有互信關係，還不斷地在共同推動改革的都是大學時期的朋友。

那對於各位而言，我只希望說，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大幾，大一的舉手，大二，大三，大三比較多，大四，OK，大四的可能 too late，沒有沒有，不是啦，沒有別的意思，可能你已經過了...就是四年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希望各位能夠有一個那個心裡的狀態，那個心裡的狀態是說，這四年多麼美好，我沒有浪費我在人生當中最漂亮的青春，就是你們這個年紀，你們大概沒有辦法想像我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回到你們現在的狀態，在你們生命當中最寶貴的這四年，最漂亮的這個階段，你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你會覺得說，我真的沒有浪費掉，我收穫非常的多。

不管你對於我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所提出來那些問題你的答案是什麼，當然作為一個教育者，雖然我現在課教得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研院做研究，但是作為一個教育者我還是希望說，能夠在教育的過程當中，創造出來的，不要說創造，就是說形塑出來的大學是能夠自己獨立的獨當一面，有創造力、有批判性去幹自己想幹的事情，你只要養成了這個能力，其他知識的攝取事實上在現在的這個年代當中，太容易，容易的不得了，這個才是我們需要的大學生，因為這些大學生，就像我剛剛所講的，其實就是你們，是未來臺灣 10 年、20 年了以後，會引領臺灣社會進步，會成為臺灣社會的中堅份子甚至棟樑，那會影響臺灣接下來過 20 年，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們所生出來的小朋友他們所面臨的環境。

那怎麼樣在各位還在學校這一段很有餘裕的時間當中，出了社會以後，你們所面臨的壓力跟問題會比學校大得多的多，把我們今天一開始丟出來給各位的那些問題稍微花一點時間想一下，我相信對於各位在校園裡面剩下來的學習生活，甚至是走出校園以後對的社會生活，應該都會有一點點幫助，好，我想我就先，說開場也開了快一小時(全場笑)，就先說到這個地方，因為按照哲五的習慣剩下來的時間應該把麥克風交給各位，謝謝。

(掌聲)

主持人：黃老師是我辦過所有演講當中，最準時的，在 5 點 20 分的時候，然後我跟他講說留下 40 分的提問時間，剛好就是掌握得那麼樣的精準，就是 5 點 40 分，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QA 時間，那剛才老師提了好多好多的問題，那這些問題總而言之希望這四年不要白活，那這四年不要白活在這裡浪費掉，真的去有批判

力、有思考力，然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什麼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許這是黃老師留下一個保留空間，但是也再給我們一些啟發，你不能就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也許還有更重要更重要的，因為你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因為你而讓這個臺灣也一點點那麼不一樣，對我來講這件事情顯得還是相當的重要。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 QA 時間，那我們就還有 40 分鐘的時間，每一個同學原則上先報上你的名字，然後你的系級，跟黃老師問好一下之後，然後問題差不多用一個一分鐘，一分鐘的時間，大致上簡短地把你的問題陳述出來，來，從哪裡開始？可能問題需要醞釀一下，我的經驗來講都是剛開始第一個問題沒什麼人要問，結果到後面最後時間快到的時間，來不及，大家都很舉手，可是時間都已經快要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可以先給同學一點點醞釀的時間，其實每次看到黃老師或者是看到那個林飛帆他們都好像喊口號，我們來呼一下口號好不好，我剛才在聽黃老師在講的時候，我就想到一個口號，黃老師講知識就是力量，我就覺得這個口號好像還不錯：「學習就是希望，知識就是力量」各位我們來，滿足一下我的這個拿麥克風的這個虛榮好不好，學習就是希望，知識就是力量，比喊凍蒜好像有水準一點，來吧，我喊學習就是希望，你們就喊學習就是希望，學習就是希望。

(觀眾：學習就是希望。)

主持人：知識就是力量。

(觀眾：知識就是力量。)

主持人：再來一次好不好，學習就是希望。

(觀眾：學習就是希望。)

主持人：知識就是力量。

(觀眾：知識就是力量。)

主持人：謝謝你們啦，滿足一下我，那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同學有問題要先發問的？麥克風傳一下好嗎？

同學 1：老師你好，我是數媒系的，我叫 XX，就是在接下來要選舉了嘛，在 11 月 29，應該沒有記錯，11 月 29，就是在那一天要選舉了，那我們大學生從二年級開始大多都有投票權了，那想請問你，希望我們大學生有，應該要怎麼樣分辨這個候選人他對未來是有幫助的，我應該怎麼樣分辨是有能力的？謝謝。

(掌聲)

第一個，就是我絕對不會幫任何人或政黨拉票，各位放心，11 月 29 號如果可能的話，請大家一定去投票，這是第一件事情，那你的問題是說，你要怎麼樣去發現那個候選人是認真的或者是對大家是有幫助的，其實這個問題對於各位來講應該很簡單，現在你們的資訊蒐集比我們那個時候容易多了，現在人肉搜索的技術都已經這麼發達了，一個人之前真的幹過什麼事情，你要人家忘記，那個成本其實是滿高的，你要把網路上面任何跟你有關係的東西全部都銷毀事實上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你真的要，以各位現在會面臨選舉的規模來講，可能今年會稍微累一點，因為今年可能要投好幾張票，從里長、縣市議員到縣市長，你們投可能要投三個票，有的人可能還要選鄉長或者市民代表，今年會稍微累一點，但是以現在資訊上面的取得跟蒐集，我都不覺得說，對於各位來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個人他之前做過什麼事情，他代表了什麼價值，這件事情本身大概就可以讓你很容易地去判斷說，他接下來會做什麼事情，他說他要做的事情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接受，譬如說啦，有一個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的公子哥(全場笑)，沒有自己出去做過一份真正的工作，然後回來就當官或者是爸爸媽媽就幫他準備好有董事長可以當，然後到...這樣的生活過了 40 幾歲，突然勺一尢 出來跟你講，說他要為廣大窮苦的民眾奮鬥，你相不相信他會不會這樣子做，我想相對來講是容易的。

對於各位來講，你們現在還沒有什麼太多人情或者是說社會脈絡的控制，所以你們現在投票的空間跟自由真的非常的大，你只要願意花一點點時間就好了，你們如果都願意去用說九把刀的女朋友到底是誰(全場笑)，你為什麼不願意去找一下說，到底是誰要選我家這邊的里長，那這個傢伙是不是會把候選人本來要跟我買票的錢給坑了，因為他是樁腳，我本來錢灑下去要透過里長去買票，結果錢沒到我這邊，他放到他自己的口袋，對於你們來講我不覺得判斷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只要你願意花一點點時間去做。

那真的比較麻煩的是在社會傳統脈絡裡面的關係當中，到了像我們這個年紀或是年紀更大的，那組織上面的動員，那那個是比較，我覺得對於臺灣民主政治接下來要再改革、再改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譬如說我就問各位一個問題，各位有沒有想過說為什麼一個黑道的大哥可以在地方上面不斷地當選，這個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他為什麼可以一再地當選，譬如說我拿納稅人的錢去喝花酒，去金錢豹，結果我被判刑確定了去關，我出了事了以後，我可以找我的妹妹、找我的女兒、找我的兒子，可能之前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也對這個社會沒做過什麼貢獻，就因為他是我的妹妹、他是我的女兒、他是我的兒子，所以我們這家人可以縣長當完當立委，立委當完當市議員，反正這個縣就是我們家來照顧就對了。這個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

那對於你們來講是，你們如果願意做得更多一點，不只是自己去投票的話，還可以想辦法回家影響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爸媽媽，你未必跟他講說誰不要投，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有幾個原則樹立下來，而那些原則我相信在現在臺灣的社會當中，那些基本價值我們大家都可以認可，他如果是黑金我們就不要投他，這有很難嗎？他拿我們的納稅錢去喝花酒，結果他去坐牢叫他兒子出來選，然後我們要繼續投票給他，臺灣真的沒有人了嗎？就臺灣真的沒有人了嗎？怎麼會選出這樣的人來？

那你說他們地方下面，那個利益啊、派系啊，利益都分配好了，所以最後選出來的結果才會這樣，那我就問各位一個問題是說，假設就真的是這個樣子，在那些派系利益分配的結果當中，你有沒有喝到一口湯？你有沒有喝到一口湯？你有沒有吃到一塊骨頭？答案是沒有，肉人家都吃掉，甚至吃的肉就是從各位身上或是各位的父母身上，都是納稅人的錢。

我們其實作為新一代，各位這個年紀的臺灣新一代未來的希望永遠都要去追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樣的人還可以在臺灣繼續當選，我們要如何地去改變它？我提這個問題並不是說要給執政黨或者是國民黨難堪，要批評特定的政黨也沒有，你們用相同的標準也可以去問在野黨，說你們在野黨難道不用出更好的人嗎？人家推在地方上包工程跟黑道掛勾的，你們推出來的人好像看起來也差不多，藍綠的分別到地方上面的層級越來越模糊，最後快要到沒有，因為本質都是一樣，全部都在進行利益分配。



那如果這個不是各位想要的，你不想要去承擔這一切，今天我沒有跟各位講到的一件事情是說，你們接下來會很苦啊，所謂你們接下來會很苦是，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們要承擔臺灣最大的財政負擔，老人一堆，你們現在應該都是 1994 年生的吧，是 1994 年生的舉手，OK，1994 年生的那一代，臺灣的出生率，新生兒出生率已經跌破了一年 30 萬還 25 萬，我忘了，痛(狀聲詞)掉下來，你們接下來的日子過得會很苦。

你如果想得更現實一點，想得更積極的一點是說，你有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是說，我以後就想辦法混到像現在的地方派系的頭頭一樣，可能有人立志這樣做，但是可以到那個位置的人非常少，對於絕大多數理性的人來講，這不是一個合理的 option，這根本不是一個選擇，就好像你現在立志說我要當黑道大哥一樣，這不是一個很理性的選擇；但是另外一個對各位來講比較理性的選擇是，你一定要想辦法讓臺灣的政治變乾淨，因為臺灣的政治如果不變乾淨的話，各位以後的生活會過得非常的苦。

那你光想到這件事情，那你就會想說，啊，可能下一次回家的時候就要跟爸爸媽媽講，說我們絕對不能夠再投票給那樣的人，供啊謀啦，啊郎過年攏嚙來拜年捏(台語)(全場笑)，過年都有來拜年啦，然後我也不知道，做一些各式各樣的事情，婚喪喜慶人會露出來，幫你致詞一下，我永遠都搞不懂為什麼有人結婚的時候喜歡去找一些政治人物來致詞，就是我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有政治人物的加持，這對新人未來會比較幸福美滿嗎？還是他只是在展現兩邊家庭的政商關係而已，讓所有的賓客都知道，溫刀就伍力咧(台語)，這種人我都請得來，那你們就知道我的份量了。

我結婚的時候半個政治人物都沒有邀，唯一有講話的只有我的爸爸媽媽跟女的爸爸媽媽，因為在那場婚禮裡面他們是唯一有資格講話的人。

對不起，你問了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太囉唆了，講到...講到婚禮要找誰，先停下來。

主持人：其實我們很想聽下去對不對，婚禮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有沒有更多精采的，馬賽克級的東西，沒關係，接下來這邊，哇，你看，問題都出來了，我第一個先看到這邊的同學，那就把握時間，我們也希望能夠滿足所有其他同學能夠想要問問題的這樣一個可能性。

同學 2：國昌老師你好，然後我是文化資產維護系的學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老師，就是關於我們現在所謂的烏籠公投，那我們到底該怎麼樣去應付這一個部分，因為其實在公投法令它自己限制了很多關於公民直接權利的部分，那關於這邊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謝謝。

(掌聲)

沒有我知道各位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系的學生，然後未必對他剛剛所講的那個制度或者是那個名詞那麼熟悉，有聽過烏籠公投法這五個字的舉手，哇，這麼多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的請舉手，OK，還是有相當比例的人。對不起，我再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知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人，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的請舉手，OK 好。

公民投票的制度很簡單，它就是要回復民主最原始的態樣，由人民一票一票做決定，各位在之前的教育當中一定都會學到說，啊，我們的民主制度的運作為了要有效率，因此我們選出一群專業的代議士，像立法委員，那些代議士他們選出來了說他代表我們，幫我們決定很多重要的國家大事。你如果要問一個問題是說，欸那如果這些代議士到國會裡面，或者是你所選出來的行政首長拿到權力了以後，他不聽人民的話，他背棄了民意，你要怎麼對付他？絕大多數各位會遇到的政治人物都會跟你講說，那很簡單你就下次不要再選他就好，那問題是下次不要再選他，他所造成的傷害已經造成了那怎麼辦？

你們知道去年有一個法案叫作《會計法》嗎？那個《會計法》做什麼事情？我簡單地跟各位講，他修了會計法了以後，全國各個地方各等級的中央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曾經拿公款去喝花酒的通通都沒事，去年夏天修的《會計法》修的是這個東西，對於修的這個結論我相信我們都不用舉手問，連民意調查都不用做，有多少人民會覺得我被這一群立法委員代表到？你們拿到權力了以後，徹底地忘了當初講過什麼話，做了什麼許諾，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最可怕的事情是說，他們對於人民的看法是，他即使做這麼離譜的事情他都敢做，他這麼離譜的事情他都敢做，代表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完全看不起你們，你們拿他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說，一個人在你面前他直接賞你兩巴掌，他為什麼敢這樣

子做，因為他看不起你，我就是這樣，謀哩係賣安怎(台語)？作為一個現代的公民我們永遠要問一個問題是說，碰到這樣的政客，而這樣的政客很遺憾的在臺灣還不少，我們能夠怎麼樣？下一次不選他永遠是一個選擇，問題是在很多情況之下，這件事情有可能會太遲，有可能不具有回復的可能性。

各位如果聽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話就會知道，從今年運動要求要建立這個機制，我們提出了民間的版本，行政院也提出了行政院的版本，那行政院的版本基本上就是把以前他們黑箱談判條文化，那民間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公民的參與、實質的審議的機制，你現在如果問我說，行政院的版本跟民間版本在我們的國會表決誰會贏？我會跟你講行政院的版本會贏，因為現在執政黨佔多數，它會用黨的紀律，所謂黨的紀律就是說，你不聽話，我不僅不給你糖吃，我還會教訓你，我會修理你，所以你就乖乖聽我的話。

但是你如果問我說，把行政院的版本跟民間的版本交付給人民直接決定，我有絕對的信心，人民直接決定投票出來的結果，民間的版本必勝，因為道理太簡單了，你聽完行政院的版本以後，你再想一想說服貿協議整個過的黑箱談判的過程，結果發現說，欸，這個條文恰如其分地把那個黑箱的過程完全條文化。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面，這些代議士會做出來的決定跟人民會做出來的決定是不一樣的時候，要聽誰的？你如果問我，當然是聽人民的，怎麼會聽他們的，他們今天有多少權力，全部都是從我們這邊來，沒有人民的授權，那些人根本就是 nothing，今天從我們這邊拿到權力的人可以這樣子胡作非為不受節制，道理很簡單，就是制度出了問題，要怎麼處理他們，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我們憲法才會去規定兩種直接民權的制度，一種叫罷免，另外一種叫公民投票，罷免是對人，公民投票是對事，你做的決定違反了多數人民的意志，我用公民投票把你推翻，我要你做的事情你不願意做，我用公民投票就一定要給我去做。

那只不過說現在《公民投票法》的制度也好，罷免的制度也好，它存在了很多不合理的限制，那個不合理的限制基本上它的目標是什麼？它的目標就是讓你這兩個憲法的權利徹底沒有辦法行使，那各位冷靜的想一想會發現這整件事情真的是超級的荒謬，為了去對付這一些已經失控的代議士，我們憲法賦予了我們罷免權跟公民投票權，但是這群代議士現在自己立一個法律，讓憲法給你們的武器，給人民的武器實質上面幾乎不能用，那些代議士把拿來對付他的，人民應該有的

權利透過法律實質上面的把這些權利凍結，甚至剝奪，那這個例子太多了，不管是在罷免權的領域當中或者是說在公民投票權的領域當中，所以去年 10 月 10 號的時候，公民覺醒聯盟就是 1985 的後身，他們在台北市的濟南路辦了一個「天下為公，還權於民」的活動，他們喊出的口號就是什麼，我要改公投法，我要補正公投法，我要修選罷法。

去年 10 月 10 號的時候我人在那個地方，我印象很深刻，而且那也是我對雲林科大的第一個印象，因為我記得柳林瑋，就是那個聯盟重要的一個靈魂人物，在台上就是要大家所有在場的人給那個從雲林科大來的學生最熱烈的掌聲，迎接他們入場，我記得滿清楚，他們在做什麼事情？他們在做的就是希望去改這個制度。

那到目前為止這些政客面對我們這樣的要求，他基本上就置之不理，從他的立場就是，一樣，就是沒把你當回事，冷處理，置之不理，看你奈我何。那對於我們來講是，有幾種策略處理方式，第一種策略的處理方式就是我讓修正法律這件事情變成你的義務，你就是要給我去修，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不好意思，稍微工商服務一下，今天有一個團體叫島國前進，那個也是我個人所屬的組織，今天有在各位簽補正公投法的連署書，他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讓修改公投法成為你的義務。

那第二個事情是什麼？第二個事情是，你不改沒有關係，這件事情我可以等，我下次讓願意改的人上來，不願意改的人全部都讓你什麼，落選，那但是其實各位要想一想是說，你有辦法豪氣千雲的跟人家講說，你下次不改我要給你落選，這種話用講的比較簡單，做起來很難，那你要怎麼做？你只能不斷地透過像這樣子，像今天這樣，一場又一場的活動，那希望今天各位聽了以後能夠認同，回去跟你的家人朋友鄰居同學分享你的想法，就欸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讓下一個人，越來越多人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累積改革的能量，OK 好，就先回答到這裡。

(掌聲)

主持人：累積改革的能量，讓這股力量，然後能夠因為你然後再傳下去，讓整個社會能夠因此有一點點改變，好來，下一個問題，這樣子好了，我們問三個問題好了，好不好，來三個，那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這樣，四個啦，四個，來。

同學 3: 喂, 黃老師你好, 我是應外系的學生, 我想要問的就是, 你剛剛有說到,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很重要, 那我想請問要怎麼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謝謝。

同學 4: 黃國昌老師你好……

可不可以舉個手, OK。

同學 4: 我是讀機械系的學生, 叫 XXX, 那就是在那個香港的抗爭跟在臺灣之前學運的時候, 那都會有就是保守派的聲音會認為說抗爭活動會影響到臺灣在, 譬如說像是用路權或者是經濟上的股票或者是這些相關的東西, 那就是那種很現實面的這些問題你會怎麼去回應他們這樣。

主持人: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抗爭可能會面對到另外一股聲音, 那股聲音可能是經濟安定、社會安定、路權的使用, 作為抗爭者如何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第二個問題, 來第三個。

同學 5: 黃老師你好, 我是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的學生, 那我想問的就是, 以台北市這次選舉為例, 有三個候選人是比較就大家比較知道, 那其中就是有支持馮先生的選民, 然後他覺得柯先生就是有一些地方, 譬如說失言, 然後會去批評他或者是怎樣, 然後就是說馮光生的選擇一定比較好, 但是就現實面上來講, 柯先生是比較有機會當選, 那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主持人: 第三個問題就是要問選舉, 就今天要為誰站台啦, 為柯先生站台還是為馮先生, 當然不可能為連先生啦, 好來謝謝,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同學 6: 黃老師你好, 我是漢學應用研究所的一年級學生,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馮光遠他為了參選的保證金他花光了他原本要給女兒出國留學的基金(黃國昌笑), 那我那個時候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花 200 萬才可以去做一個參選人, 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當然對於一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三歲自耕農來說這個 200 萬很簡單, 他開個口可能就有了, 可是對於我們, 不用我們, 對於其他候選人來說, 200 萬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 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我們一開始居然用財力來評斷一個人是否適合來當這個市長, 那我想請問一下黃

老師對於這方面的看法，還有將來是否也會推動相關的修法，謝謝。

(掌聲)

主持人：OK 好，非常好，參選人能否有這個經濟上面的一個條件，這真的對我們來講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平等，好。

我反過來回答，第四個是有關於保證金要降的事情，永遠都是沒有財力的獨立參選人跟小黨他們會面臨到的困難，這件事情必須要改革的事情其實不是只有從現在才開始，事實上從 2004 年、2008 年就逐漸地不斷浮上檯面，因為那個時候臺灣的選舉民主的民主化告一個階段，有很多小的政黨獨立參選人希望出來角逐選舉，但是錢永遠都是一個問題，那你剛剛那個問題事實上你要放在一個比較大的架構下面來看，就是說我們在選舉的時候，整個選舉經費的制度我們要怎麼設定，那當我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說，欸，選舉經費的制度要怎麼設計，你一定是想說，啊我希望能夠選賢與能，是依照他的能力而不是照他的財力去選值得我們信任的人，能代表我們的人出來做事情，而不是因為他有錢他就可以當選。

那你目標如果設定在這邊，你接下來要改的事情就太清楚了，所謂你接下來要改的事情就太清楚了，譬如說，第一個進去的那個門檻要交保證金，現在兩大政黨他永遠都會跟你講說，啊我如果不設保證金，一些阿貓阿狗都來選，到時候什麼，選票弄得很長，會很複雜，譬如說有一萬個人來登記參選，那這個到底要怎麼選，諸如此類這樣的問題。那些不管這樣的假設是不是本身可以被正立，除了金額降低以下，你可以改一個方式是說，好啊，那你如果覺得我今天是來亂的，我在我的選區裡面有 500 個人、有 1000 個人連署要支持我出來選，這個當門檻好不好，這個當門檻會不會比用錢當門檻更合理？你如果問我，會嘛。

那第二個是，競選經費要不要設上限？你如果問我，我也說會，那你說有啊，現在有設上限，那問題是現在的上限根本就是玩假的，大家都在玩假的，因為大家都在玩假的，所以沒有人去追究這件事情，什麼叫大家都在玩假的？你去看那些候選人選完了以後，他的選舉經費財產的申報都是假的數字，你有辦法相信說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花那麼少嗎？對立法委員也是一樣，那為什麼大家講的都是假的？大家都在搞假的，稽核制度有問題，第二個法律效果太弱，你如果今天政治獻金跟接下來的選舉當選的，可以花的經費有明文的限制的話，你要玩真的你

要怎麼玩真的？你違反了這些規則了以後，即使你當選，你當選就無效，直接跟當選無效的結果連結在一起，你看那些人會不會認真看待這件事情，這個是整個制度上面。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我會建議你去，去看一些相關的文章報導，很多啊，這個都是陽光法案下面一整體，就是說整體一環的事情，剛剛你講的那個保證金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光遠他女兒很...光遠講得有點...對不起，我不要吐他嘈(全場笑)，他女兒很可愛，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大學生，不過那不是重點。

好對不起，那倒數第二個問題是他們三個人，對不起啊，我沒有辦法 回答你的問題，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去想，那我唯一能夠提醒的一個是說，選舉民主真的不完美，這個是我們要承認的現實，那在選舉民主的過程當中，往往挑的是一個比較不爛的蘋果，因為你就想嘛，你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說，這三個都是爛人，我就不去投票，那那個也是一種態度的表達，但是這種態度的表達你冷靜的想一想是，就是你放棄了參與決定，可以嗎？好，那你放棄參與決定，對於從你的角度上面來講，你事實上也增加了，從你的眼中來講，最壞那個決定實現的可能性的機率會提高，那你積極地參與決定這件事情，你大概可以做的就是，從你的眼中來講最壞的可能性的機率把它降低，挑一個比較不爛的蘋果。

那我們要的民主生活絕對不是只有民主選舉而已，而是在這個之後，我們希望能夠整個決策的機制有更開放、更透明、更直接的參與，審議的討論、辯論，但是那個都還是，對於我們來講，還是要一步一步去實現的事情。

那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台北市的選舉已經結束了，這是我個人的觀察，我不是台北市市民，但是我在旁邊看，雖然好像現在全國搞到只有九合一選舉只有兩個人在選(全場笑)，其他的選舉都不曉得在幹嘛，你看電視你會覺得說現在是九合一嗎？怎麼感覺好像只有兩個人在選，那但是感覺起來只有兩個人在選的那個 GAME 已經，我自己的觀察是已經 GAME OVER，不過我講的也不一定對啦，時間到了就再說。

然後倒數第三個問題，這位男同學你問的是說，哦對，對於這個社會來講，事實上我們永遠都是處在一個利害關係彼此有可能相互衝突，會彼此 compromise，就是互相的妥協的一個社會生活當中，現實上的情況是這樣，你都不需要等到具體的抗爭事件發生的時候，譬如說如果有人家裡要辦喜事喪事，

就把你家的巷口給塞住了，他會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他會影響到你的生活，那你說，啊那沒有，他只是影響到少數人的生活，跟那個好像影響到很大規模的生活不一樣，但是他們在成就的價值也不一樣，所謂在成就的價值也不一樣指的事情是說，如果沒有這些人出來做這件事情，讓大家忍受一時的痛苦或者是不方便，會不會對別人造成痛苦或不方便，一定會，不管你怎麼樣做，一定會，但是問題是什麼，問題是我們做這件事情不是為了...毫不重要的價值在做這件事情，我們做這些事情是為了我們大家共同未來的共善，就是我們大家未來的 common good 去做這些事情，即使感覺到被影響的人，對於他們來講，那個也是大家應該共同支持共享的核心價值，在任何的抗爭的活動當中，一定都會有對於這個抗爭它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如果你用社會成本講，明明我要走這條街，你們在這邊抗議要害我繞一圈，我很不方便，我額外支出的成本，我繞路多花了 15 分鐘。

那問題是你只要想一想說，在這個天平上面，相對於你所支出的這些成本，你所要得到的價值到底是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利害權衡一點都不困難。每一個公民他自己出來行使他的公民權，去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集體地去爭取，這本來就是人類的社會、人類的文明可以不斷地往前進一股很重要的推力，沒有這些人出來的話，我們現在，不要說是 20 年前，可能還在 40 年前的生活，我是絕對沒可能在這邊跟各位講這些話。

那只要有權力陰影在的地方，權力濫用就會很可怕，像我去年，不是去年，今年夏天我去美國，我本來是要去參加研討會順便演講，結果他們場地不借，說因為借的人叫黃國昌，然後說這個有牽涉到政治上的爭議，我去講的是什麼，我去講的是臺灣民主的現代跟未來，那個影片在 Youtube 上面有完整的內容，各位聽完以後會覺得，我可以跟各位保證，聽到的內容跟我今天跟各位講的沒有什麼不同，但是不想要你發聲的人，他只要有任何可以濫用權力的陰暗角落，他就會做這件事情，就不讓你講。

最後要如何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沒有捷徑也沒有很困難，我第一個會有給你的建議是，是多閱讀，對你關心的問題多閱讀，那多閱讀以後你自己會去思考，就是說欸這個人講的是不是有道理，然後去想一想這個人講的話，另外一個人講的話，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過去一年當中，除了課本以外有念過一本書的，完整一本書的舉手，還不錯啊，你們令我非常的刮目相看，剛剛有舉手的同學願不願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過去這一年曾經念過的一本好書。



同學 7：大家好，我是電機三的 XXX，分享好書我不知道《天龍八部》算不算(全場笑)(掌聲)，還有最近看完是那個《笑傲江湖》(全場笑)。

我這樣講好了啦，《天龍八部》跟《笑傲江湖》你如果讀得懂的話，就絕對算是好書。

同學 8：我是創設系的 XXX，然後我讀的是呂秋遠律師寫的《噬罪人》，裡面很多法律的故事讓我覺得還，有時候印象很深刻，對，謝謝。

(掌聲)

好，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就到這邊，好像已經 6 點 06 分。